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五

說

遷固紀傳不同說

余讀宋儒論項羽紀傳不同說以謂遷之意秦有天下五載而後楚楚五載而後漢方秦已亡漢未立天下莫有攸屬不可一日無君况封建王侯政由羽出舍羽孰主哉作紀所以繫天下五載之權也立之傳班固意不過羽不可以抗漢因斷之曰皆非也正以二史之體不得不然爾在遷不得不紀在固不得不傳設使固取遷而紀是天有二日民有二王也其書將載之漢代之首乎次於高紀之下乎其為稱號曰楚史乎曰漢史乎若以封建繇項氏出五年而後漢

天下不可無君乃屬之羽曾不察首入函谷者高祖之義師也投降軹道者秦民之真主也天命人心之屬漢明兆於秦十月五星聚東井之時也胡不考虞芮之質殿成西伯受命之基也當陽之不馳去昭烈得統之年也若籍者正炎漢之一驅除耳矧才封已叛旋取復失安得為一日繼統之主哉若又曰固之意羽不可以抗漢故傳而遷漢太史也獨可紀羽而肩漢乎余故曰子長之所以紀筆削歷代之史也其意蓋以歷年相承不可中闕猶存夫以月繫時之法也孟堅之所以傳先漢一代之史也余故曰二體有不得不然者矣若宋儒之論恐求之太過耳

讀史

余讀留侯傳云沛公入關見秦宮室之盛帷帳狗馬之富重寶婦女之美欲留屈之樊噲進諫子房固知其不聽此正教之使先耳蓋良以沛公有為而多慾者也至此天理昧而人慾肆矣非驟能一言回也若已諫不入則莫之繼也故先之以樊卿使抑遏橫流少殺其方張之勢繼以苦口逆耳之言警懼啓沃使默識其神器所在何眷眷於此耳高帝能無從乎此乃晉隨會諫靈公三進及雷然後以趙宣子繼之之義也不然噲沛之屠狗者也安知夫漢之為漢張本於此亟當力諫以成高帝之業哉

對張中丞說

或者以張巡守睢陽之事為非曰古之人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况食邑人以為守乎余以謂不然昔李翰表公握節死事與夫造唐之功嬰城之志亦云詳矣然尚有所未厭者翰特以功利為言未極夫臣子當然之理行而宜之之義也昔伊川有以武侯所喪弘多亦以不義不辜為疑者先生曰若殺不辜以利一已則不可奉天之命討天下之賊殺戮雖多理固無害且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夫子豈得國時保不殺一人耶蓋誅弑逆賊有不得顧焉者余亦曰此中丞之素心也公以一郡守之力橫制百萬日滋之寇公豈不審夫疆弱存亡之勢哉正以城存亡効死不去當然之理也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無江淮則唐之為唐未可知也由是而觀

公之心利一已耶為天下耻夫武侯控全蜀之力燃未灰之燼陳恒以穿窬之盜竊一隅之齊耳彼祿賊者豨突之噴九縣馳三精霧塞万姓以之塗炭大駕為之蒙塵其弃城圖存望風崩赴者又何啻北四郡哉俾唐祚中微禍乱接踵卒至於亡安史階之而已是迺周公所必膺武侯不兩立者也論者不處公以大誼抵擿以掇不至而食盡食盡而及人為非不知李司徒郭中令河朔之舉安陽之役屢戰屢北紛紛籍籍草野被血者幾千万人能必其事事合誼人得罪於唐室者乎若又曰上以政荒失國乃殘民以復民何罪焉是則李郭亦不義之舉耳傳不云乎臣民於君猶子弟之於父兄也君父有難臣子奔救

餘有不暇顧者若大義既正安得徇夫區區之小節哉不然則石碣不得為臣之純而王度乃賊息之大者也

讀張籍書

予讀籍遺文公書大率稱公材識明睿當任著書之事又曰不以此時著書待五六十後而有所為或者不可及曷可追乎然公之志豈忘失者述哉原道不曰斯道也堯舜禹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又曰小醇而大疵意二子者雖云升堂終未窺其竅奧也豈公之心繼孟而下任夫道統者邪何藉之識必待公屢書而後悟哉而伊川亦

云公之見道固因文而發耳嗚呼公五十七而歿若假以數年其見於後世者為如何哉夫五百歲而後命世者出造物者固云靳矣而奪之遽何邪予不得而知也彼藉之感感而恐公不及者竟如所言非有見於公也特以陽一陰二之理而言耳道之難明也如此噫

犬相乳說

轉運楊公家有犬生子而斃求哺無所獲嗚嗚咿咿殊可憐有斃犬之母性甚狎既老乳久絕走而顧睽彷徨躑躅即其棲附而乳之既乳而乳真有遂盡活所棄子噫犬之畜也非有慈祥不忍之性特感斃畜者如此然老而復乳此亦異之大者揚公比燕人世為

鉅族盛年以勇毅從事兵間其活人求物釋難解紛
功亦多矣雖揚歷州郡為顯宦其友愛之情日篤一
日事姊如事親敬兄如敬長以致弟念天顯兄鞠子
哀一門之內兄兄弟弟怡然而理順曖然而氣和若
棟華之相承手足之互為用耳何其偉哉傳曰國之
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蓋一家之隆替繫一身所行如
何爾其善惡感召殆影響之應形聲也昔北平王道
行於家有猫相乳之兆董召南孝且慈有雉哺其犬
之祥今揚氏大感於所畜極不忍弃其後之意者表
公樂於為善之心油然而生乎其中也其乳絕復生意
者見公福祿將老而未艾也已棄之物遂獲生全意
者勉公故舊之恩所當復也世之人以太之悲舉為

不祥非犬也歿自人召也是犬也持性於不忍為姑
乳之亦非犬致然也福開有先也夫富貴福祿人之
所大欲也故韓子有云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
得之於功或失之於行得之於身或失之於子孫
今吉祥止於揚氏者如此其厚而陰有所積也必矣
宜乎有犬相乳之報云嗚呼揚氏其善持之既談其
事懇予以叙故書

礫犬者說

王子遊於市見群犬逐一叟號呶而不去詢其故曰
屠犬者也於是乎有感夫人之為不善禍從而礫之
亦何以異於是歟且犬之吠逐非有見於物也特為
氣所感而已至若雷霆之威人有叛父母褻神明者

或下擊而斃之豈造物者區區環域中特索夫若人而斃之邪故先儒有言迅雷者天地之怒氣無良之人其凶戾而天地之氣自相感激遂震以死此略無疑者彼大之見逐雖小大不殊理固然也從是而觀人之方寸胡可萌一毫不善之念哉微則至於物怒而見搏大則至於天威下罰故橫浦云一念善則祥風和氣在於是一念惡則妖星癘鬼亦在於是可不敬畏之哉是知天氣下感於人人氣上通於天者大昭昭矣因筆此有以明夫感應正理不眩惑於鬼神怪誕之說云

鈍說

夫器之為制小大輕重適厥用而已然以銛銳鈍

用之多易故有敗之壽天之異焉趙君仲器博物多藝能喜筮而絕市道觀化而樂誘人古所謂不居朝廷而隱鑿卜之中者之流也一日愕然以所感告子曰適過梓人氏願龍君削之器縱橫前陳例乏完好因詰之曰操幾何而致然爾豈材質劣弱鍛礪弗精而然邪匠者曰不然彼斧斤刀鋸之屬銛乎其銳者也特以朝夕從事乎削斲龍君刮或半歲一易或旬月一易遠者不逾暮年比更新而無子遺矣因指其轉輪之錘曰是置於吾祖用於吾父今傳於予惟其礙然撲鈍用寡而無所損益故能壽於彼而若是其久也僕因曰豈獨物乎人則亦然進銳者退必速任重者道能遠是輕銳者不若堅鈍之為愈也夫木訥之

仁撲魯之忠外視之若癡絕而緩於事及其臨大節
處大政守固密而罔疏挺剛健而不奪亦何異茲鍾
之鞅園輪納疊拱刺蟠根隱錯節支離者周比而無
間倨彊者妥怙而端平由是而觀可謂宣力弘多收
功攸厚者哉彼世之人祇知利之為利曾不悟鈍之
為利廣且博而壽且久矣子聞其說而避之吾將截
吾噐養吾鈍歛吾圭角息吾氣機引重致遠俟時而
動以利天下可乎趙君曰嘻子其得用而不括出而
有獲語成噐而動者之道也於是平書至元壬申二
月九日題

服色考

陳節齋祐以宣聖像設既素而繪仍以服色為言曰

冠服之制所從來尚矣然自三代之世變易去取其
義有不同者某雖不敏試請而詳之夫冕平而旒笄
衡而紘上衣而下裳垂紳而履舄繫而帶珮而綬此
三代王者不易之制也今宣聖其紘其帶其純其烏
皆丹乎質唯服之色尚玄何也考漢晉志書天子以
衲玄皂繒為大祀之袍服於孔子服色非可擬而明
也謹按大戴禮云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遠平
夏后氏王以水德色尚黑易而玄端玄裳故收而祭
燕衣而養老又諸侯以天子燕衣為視朝之正服有
殺氏以金符德色尚白易而練衣縞裳故哱而祭縞
衣而養老及周有天下以鳥火王色尚赤宜乎以赤
為養廼曰冕而祭玄衣而養老何居鄭玄云周則兼

二代而用之也若夫四代之禮養國老於膠序蓋天子師而學之也唐孝明皇帝尊師重道爵孔子以王列弟子爲素臣至於冕服之制亞次之秩廟宮之法饗獻之禮講明論議亦云極矣今之制寔開元儀也其義正襲鄭氏之說耳故冕服尚玄用夏禮也未芾斯皇示周制也錦紳素質兼祖法也彼領袂緣飾又復純赤何也詩素衣朱襮者是也襮爲領諸侯之服也據爾雅黼領爲襮黼繡爲領丹朱則其緣也又范曄云天子祀天地宗廟釋奠先聖皆服衿玄緣領以絳漢明帝以紗爲中單或者疑此乃中衣表而出之非緣也予以藝紅紫爲非後之賢者加諸乎夏后氏云其色赤則示赤心奉神明而已茲槩祭服而言也

在吾夫子則不然特又明夫周所尚之之義也蓋孔子帝者之師禮王者之後以天子燕衣爲之御周大夫士私朝朝玄端夕深衣孔子以時則周人也以臣則魯司寇也以後則商之孫子也其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其法則禮樂刑政而後王報功報德有罔極焉者曰公曰侯曰師曰王曰帝可也宜乎用三代服色而兼備於一躬也尤昭昭矣又有曰方而心者當乎膺曲而領者施於朱襮之上何也此蓋漢猶有被之者故朱勃衣方領能矩步乃學者之服也其象則圓上而方下蓋取諸乾坤迨晉隋唐以來天子有事平郊祀冠通天冠束白假帶方心曲領猶存平前代之制耳其十哲服色大同而章有降殺之異下至

七十二子佩服皆青士子父母具純衣以青體少陽而致敬也其帶則縞有受道之質也夫諸子乃以士從父師而學者也詩不云乎青青子衿殆學者之常服云

鸞刀說

余往歲客汴梁陳君達夫出示玉刀長二尺許鋒首針削廣餘五寸玉水蒼色極光潤扣之聲清越以長其指容握末有環背通刻祝敬狀端有竅圓徹陳曰亂後入太常官舍得之不審何物於何所用予曰此省牲之鸞刀也其端之圓竅盖用繫鸞未所施環即着和耳傳曰鋒有鸞環有和是也禮云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貴其義也端有鈐取其奏刀中鄭聲和而後

斷環有和取其斷非和則削和非斷則牽天以秋肅物和之以允聖人以義制物而和之以仁鸞刀以和濟割此其義也詩云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又曰鸞刀以割何休亦曰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然孔氏有古刀今刀之異古刀遲緩難用宗廟用古刀者修古故也由是而觀今刀古刀其實皆以金為之此玉也其何能割切哉豈漢唐而下三代之禮實亡名存者非一刻玉為刀郊祀之際執以示古儀乎至於去質從華亦由近代用金玉為匱爵代越席以臯比也恐未盡惟彥伯太博詳覽

涿州移置攷

至元八年秋九月予以省觀來涿因拜謁孔子清廟

遂讀唐貞元中使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彭城劉公
建孔廟碑乃知州治本幽州盧龍軍屬邑范陽縣也
至代宗大曆初詔始分范陽歸義固安三縣為涿州
治范陽涿郡即涿郡故地為名按輿地廣記漢初高
祖始立涿郡魏文帝改范陽郡其地左碣石右督亢
南控鄭城百里而遙北連幽薊百里而近唐已來中
間控制蕃戎部落甚衆又河流縈帶前後有林麓陂
池之利周廣磅礴蔚為雄藩及辨讀遼統和廿八年
州刺史廣陵高公移廟碑陰記云舊廟本在南城東
北隅是年刺史高公移置南城東南隅康莊之左因
復悟今州城南北若連環然意者置州時展築南城
而廣大之今市中隔門本故縣城南門也觀此前後

證據甚明無可疑者噫予往來幽涿間蓋十年于茲
嘗以隔門之制為惑詢訪土俗莫詳其故且方物之
辨一事弗知君子耻諸不圖聞一得二使數年之疑
一旦渙然冰釋亦可喜也持表而出之敢貽涿之好
事君子以俟更攷云

締觀說

吾鄉黃冠師房公驪鴻尾兒古而心通讀儒書喜營
治嘗作吳殿於棟華菴故址締構日予與亡交季武
子文往觀見工人數十附立搵顛方納拱駕梁為事
其枘鑿縫縮有略不相認者衆工爭左右睨材分繩
墨曰不少繆即緹驅鎚按呼號半空彊以力相下良
又終無柰木何一工者舉手招衆曰聽無譁衆瞪目

東北嚮率弭耳受喉予二人從所向顧之見一老道士
區僂擁敗絮曝日坐短垣下俛其首捫虱略不一
仰睇第抗聲騰言以手畫空而已云東西行若干寸
南北起若干尺此蹇傲者彼之所枝撐也彼拗揆者
此之所走側也上工即如教歛衆材軋然作聲若相
尋而契果安貼停穩不踰若所料予問道士於房曰
此始謀畫宮於堵斷手載名其上者也予因有感於
中廼知天下之事有大有小人之材有能有不能俾
細大不捐區處適當此宰相之取也君人者何憂乎
不治苟明大者反知其小任小者反負其大是上下
錯繆冠屨倒置欲求功成理定難矣哉持衡者曾梓
人體要者之不若也師啞然曰筆之可也於是乎作

縉觀說

屏雜說

嗚呼雜之爲學其害道也甚矣麴蘖雜醴齊爲弗醇
享饗雜鼎羹爲之變味宮商雜音奏爲之志滯君子
之所不取而不由也况學乎學而雜心則交錯而式
其行言則叢脛而昧于理動則拂亂而失其宜至于
文章翰墨一揉于雜偏駁不振尚何理之能著家之
可名乎謂爲道尤判然離而曠且遠矣故傳曰攻乎
異端斯害也已然博我以文多學而識之又曰君子
耻一事之不知能無雜乎蓋聖賢爲學必務其大者
而使小者從焉其所以務之爲者明理致知收放心
格庶物而已四者旣主存于中雖諸子之說百家之

言曰至于前猶衆川之流朝宗而東常我之主孰能
雄而長之撓而濁之者哉况約之以禮詳之以說爲
之澄滓于其後者非一如是則何患乎問之該洽學
之博雜者哉戊子夏六月庚伏有七日發藏曝書得
雜文百餘帙睨而視之皆予穉歲所閱習多由學小
道廢日力不少不覺喟然曰兩漢而下學無師傳安
宅曠而弗居正岐舍而弗由者其我之謂乎使吾老
而困困而無所成者職此之由務于初而害其大之
爲也於是命兒子輩屏而絕之板爲三夾束置高閣
且誓之曰今而后非有命不得發而妄閱以蠱惑其
心目大抵中人以下之性所偏者多同而特達者或
鮮吾今是舉正以已之所偏且正汝之或失也是吾
不忍以悞我于前者而又悞汝等于其后也天其或
者果汝之賢而有全經全史在焉泝流探源採剝其
華實咀嚼其膏味必有所得以之修身齊家推而及
于物將見終身有用而不克盡者尚何以他爲哉小
子其服之無歎作屏雜說

荅客問

至元廿一年春正月予有中省郎曹之命
既而以事不果行或傳予抵燕視其有不
可而歸者嗚呼誠身之未篤不爲所信也
如此作荅問以自見其辭曰

客有過秋澗而問者曰子不旬時而被旌招者三將
謂趣裝有期反柅其輪而脫其鞵者何也方今

王者無外四海一家渴於得賢以光國華有片善者無不錄效十長者靡不嘉故有立談而致卿相略而不及其佗士或韋布進無資涯名不登於仕版何得挂銓曹之齒牙子今幸蒙見招未為不遇官列郎曹名都省署切近論思周旋宰輔設或有為澤及黔庶曾若無聞又復何顧豈子志願未充班資尚卑重有所覲其行遲進予仰而歎悅而思人各有宜孰不自知越分而行有乖無隨予方以再命而偃僂尚敢以銳進而為期也客曰豈子欲信猶屈道行未隆甘於沉蟠以固其窮然聞

聖哲席有不腴援溺拯焚予曰世之康濟固自我化道之隆污蓋有不為命者然墨突不黔其炊烟孔轍

我環於天下雖遑遑於救世而觀時而取捨予且何人敢妄為之駕也客復曰子以年近耳順歲月向邁心智雖強齊魯弗逮曰若不以齒髮雖微未為衰暮顧嘗攬轡外臺峨冠憲府從事有年艾服頗素其責固重即其心則安道可行雖一日不去故龜勉盡瘁不遑寧處通其考則為四百其日則去五予亦知力之有所不及蓋嘗以明時可惜煥功業之不顯著也客曰伊懷既然子何見其一而一之不覩投會是機進退餘裕付其不可即以佗務尚不失邯鄲之故步不猶愈於刻舟求劍守株而待其兔耶乃若而然客轉談之悞也今有司以是召我共行或否理之所當喻也若顧量可否以政圖為舉足先以不誠自將上欺

君父以幸為利取便已故是又義之不敢與也客曰然則子之志嚮果云何而可哉傳不云乎士有二道出處為大進退無常惟義所在又曰可以可速其行其止蓋平日所素學不容以彼而易此今吾子堅欲推挽扶之使前是茫茫徑涉逶入於無涯之淵設若有為徒勞勉旃至於出處之道論之誠君子之不然此吾之所以不果執宣父之鞭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而寧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其咎即微果其可之與會客何勞於勸懲吾年雖耄目顧嬰髯尚或堪於一行客唯而退於定筆之以自銘

謗解

予作謗解夢人以壞木寓蠹見示意者謗由我興非

外至也然謗之惑人深矣公身與制私無以聖其說至肆行而不少憚以陰擠而為陽助彼之者鮮克自覈欲弭之而無術也嗚呼世教下衰友道日壞私好惡者愛之者欲其生憎之者即其斃口溢金蘭心包鬼蜮謹其蔽已射其形詎為然已螫其毒矣輕則嚼沓背憎浸潤膚受妄生事端世以造異議忘我大德利彼小私傾良惠茲傷公善義心為憮人坐擅形勢苟淺之為量者不自返而縮徒主心夫此胡為而致焉思其稍達藉勢投畀使恩讎兩以泄其忿憤恐非君子以直而報之義也夫聖人所以列朋友於天倫者示其當重而親匪大故則不容棄也又讀小雅何人斯篇彼暴之譖蘇公也至獲穴失職亦云極矣略不

見聲色於辭氣何三代教化和平忠厚成士德也如是至好歌忠言反以不忍處能為言其亦審夫天倫為重狂為小人之為也靜言心之大有契予心者予雖愚而懦受人侮者不少然天之所畀於我者佞不薄矣矧諺曰禦寒必須重裘辟謗莫若自修大空常情之所未免者其疾有十處已之不恭也御物之不誠也嫌與疑不擇也毀與譽肆行也或以已長格物或以剽義沽名或出戲言犯血或恃口給陵人責人太重而以驕吝自矜審先去此十病無瑕可摘謗奚自而生哉而復守之以敬慎待之以忠厚以蘇公之心為恕以中庸之教自處其或有作於上力易斯弊上以格儉人之非心下以矜諛口之問極建中

歸之以厚俾欲校欲報者亦不得賊其衷而發之如此我之所謂疾者而或有瘳彼之所謂謗者亦庶幾其少熄矣作諤解

對魯公問

後林云思保歲寒之節徇國家之難尔

顏魯公唐一代鉅臣論者當明其心求其迹則非也公始終王室死而後已蓋素所蘊也不幸值唐中衰以孤忠大節立于傾朝死覲一言有補於國至於老不退休大率朋友之交遭罹患難尚有相死不輕去之義况君臣乎及盧杞當國見其嫉賢亂政公復以正言折之既憎公直重忤杞意至繇碎為謝終不少解已而有宣慰之命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而興慨也于時公豈不知一入賊庭橫豎虎口意者比之使

杞姦計媒孽其罪啣冤入地雷譴而不可明是不若履忠蹈義明死於使華之命尚或摧沮逆謀以激忠義之士而愧夫天下後世亂臣賊子之心是乃不以李鄭勸而不行為得而以死於義命為安也要令千百世後義烈言言如嚴霜畏日有不可尚已者此公之心也嘗以忠義者國家之元氣世當預護靳惜使信其已往不泯之志勵夫將來至薄之俗而為天下之大開如公者誠不可例與具臣者論其進退之跡也若專以老不致事為嫌是又失見危授命之義也况唐人之於致政初無定躰至元戊子秋八月廿日晨起偶記往年對翰長之問特為筆此且發兩潛之幽光云

儉訓

人之生於天壤間分所當得者陰有曰料涪公羽謂一飯先書籍者是也未老前固不應空乏凍餒而死如其暴殄過度以旬時之用為一朝之費促之而不給者信有之矣故諺云茲焉不足往則太過此言雖微可為求喻昔李文饒相而後當餼羊十萬數未充而被斥蓋已用者過侈故也此非明驗可不鑒哉今余一家二百指日所費以酌中計之且約五母貝文是須千八百餘緡可支一歲其於慶吊賓客差徭之數又不在內顧余生事四民之業一無所營而終歲所耗如此造物者斡旋供億亦已勞矣吾何德以堪之復欲終日均王均王然致室之完美此心斷不可萌至量其

所入度其所出如且休接關之說此念不可疏也予今年六十有二向之所謂心焉而志學焉而力者日趨於衰微安坐待哺外餘無能為祇有以勤儉律彼使猥承家事而已傳曰家當克儉焉邦當克廉焉又曰生則在勤勤則不墮儉為德恭侈惡之大也此雖聖賢垂教格言不可斯須離逝然孰不念而知之但齒年未至不經其事之艱難者鮮不忽而畧之是自遠其恭德昧夫寧固之理可乎逮其已困歎彼之豐傷已之窘君方思節約以補其不足不亦晚乎汝等其勗哉毋替作儉說

遺山先生口誨

遺山先生向與顧齋張公

諱德輝字耀鄉
終河東宣撫使

自汴北歸

時從史相請為
昔言悉滿作碑過衛先君命錄近作一卷三十餘首為贊拜二公於賓館同志雷膺在焉先生略扣所學喜見顏間酒數行令張燈西夾曰吾有以示之先生憑几東嚮坐予二人前侍披所獻狂斐且讀且竄即其後筆以數語撮其非是且見循誘善意而於體要工拙音韻乖叶尤切致儼每篇終不肖踞授教再拜起立夜向深先生雖被酒神益爽氣益溫言益厲覺泉蒙苑塞灑灑然頓釋如醉者之於醒萎者之於起也說既竟先生復昌言曰千金之貴莫逾於卿相卿相者一時之權文章千古事業如日星昭回經緯天度不可少易顧此握管銛鋒雖微其重也可使纖埃化而泰山其輕也可使泰山散而為微塵其柄用有

如此者况老成漸遠斯文將在後滅其勗哉毋替
坐客四悚有惘然自失不覺嘆而發愧者既而鼓動
客去先生覆衾卧予二人亦垂頭倚壁熟睡及覺日
上先生與客已觴詠久矣於是肱篋取一編書皆金
石雜著授予曰可疾讀吾聽愜其音節句讀不忒顧
先君字而謂之曰孺子誠可教矣老夫平昔問學頗
得一二歲累月積針線稍多但見其可者欲付之耳
可令吾姪從予借往將一一示而畀之庶文獻之傳
罔墮越于下先君起拜謝不敏曰先生惠顧若耳何
幸之知王氏且有人矣敢不唯命期以明年春當見
先生於西山時歲甲寅春二月也後三十五年戊子
冬十二月臘節前三日小子再拜追述

政問

至元九年春予以御史滿秩除平陽路判官過辭諸
公以臨民處已之教為請右丞相史公曰汝讀書年
長久在朝行今官外郡實奉之心當常若在朝野時
至於事機變轉不可預料臨時制宜可也翰林學士
庶庵先生曰長次不睦及首沾虛聲今天下之通患
推讓有終為上詩云靖恭尔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
介尔多福况人事乎餘何言祭酒許魯齋曰臨政譬
之二人對弈機有淺深不可心必於勝因其勢而順
導之同僚間勿以氣類匪同而有彼此或有扞格當
以至誠感發無所爭矣其後摠管萬奴未尹亦請訓
於開府史公曰今判官王某性純直頗諳事儻有所

疑當與可否至於左丞姚公吏部尚書高公諱飛鳴每以事使晉府者必有言頃慰至秩竟僚屬友愛以理而去時十有三年春三月也不肖今年六十有二老不能用追思往事如此等格言有不可遺逸者因特書云且寓夫強仕之不可復也是歲戊子秋七月丙戌初二日也

醫說贈胡君器之

醫者精微之術也又曰醫者意也得於中而可以應諸外通乎微而後可以達其變此必然理也予素有中腕疾二十年間凡三舉發初得於燕也鑿衣以玄胡劑療之法既緩拜宿而疾乃已在趙藥以神室名者攻其中堅頓眩搜索上痛方厲而下動大作猶一

敵未退而復生一敵物雖去而泄不止予頽然而卧力不勝而氣已憊矣間日而氣始平其作於邢也陳氏亦以類趙劑者投之而為苦與先尤加劇焉今者蹶動感似輕而痛則一上關於中州旁刺於兩脅後延於膺竇撞撞衝拉頭岑岑而氣翕翕求少寐以休吾煩且不得也胡君器之亦探藥之粒如者曰朱砂圓下之予顧其劑微於先疑為力更峻器之曰無慮為第下嚙覺腸間少鳴而微痢則痛隨止矣已而果然繼以厚朴湯調之忽醒然而寐如釋重負而濯清風也師寤日高三丈許予體中已平曾泄之不復作而氣之不少憊也器之天資高業顯而學博識明而善斷出新意而不泥古知其常而通其變嘗曰人具

五行稟之者不一天有六氣感之者無常病雖名同而證實有異者苟以一槩治之吾未見其能也故證之壞者往往濟而獲安昔霍嫖姚行師少衄多勝正以不至泥古兵法顧所遇吾應之者為如何且予於器之亦然作醫說以貽之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五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六

雜著

題戒

仲希出金源在胃少以孤兒隸羽林宿衛者有年為人慷慨尚風誼善馳射北渡後折節讀書樂與士夫交游調急解紛空屨裝橐奔走風雨不少顧惜至於識名馬善隼羽知常通變談笑一在翩翩為佳公子也如遺山先生一代鉅公雖泛愛無間翰墨之作初不輕與至于君題其居曰元齋繼其德曰吾弟復有篇贈稱道其志向非尚友重義得如是乎自是完希之名軒翥於河朔者三十餘年非不顯也予既冠與君傾蓋於酒壚間一言定交伸眉吐氣歡若平生

及合好議來曰夷貊之道吾不取也此又拔出流俗
義之所可重者嗚呼君沒世已遠撫卷懷人不覺增
嘆然義之所在猶耿耿也汝曹固當思其所尚求其
所當重者充類至義之盡昭然使身名齒錄於賢士
夫之行曰此則某之孫也則某之甥也是則汝外祖
姻於吾家之意也不然得衛公故物知其賢而不踐
其迹徒以服器為世家傳嗣之寶非所望於汝曹也
作題戒廿四年丁亥三月伯父秋澗老人書昇姪阿
宜其聽之母恣

名王氏子說

王氏子嘗以小學從予一日求其名與字因得讀
張戶部復亨所撰其祖墓碑迺知王氏自遠祖已未

以文章儒行世其家於保者也小子今吾語汝汝曾
祖在承安間擢巍科為一時名卿明昌初官真定錄
事叅軍政聲藉甚汝父遭罹世故以孤身卓爾自拔
見知於清臺周侯騰揚仕版若有所為而不幸蚤世
良可嘆惜然人有陰積者必有陽報苟不在乎身必
及其後人如汝高祖教授君志竟不遂厥類錫於爾
曹今汝父復罔克所紹而止於斯而汝也今亦孤童
子方保持門戶為事長身如此所當愿而恭柔而立
操惟危之心念肯構之戒日切一日吾見王氏之變
未艾昭然之報將不遠而復可不勉旃也哉故用構
名汝以德基字之中統甲子夏五月望日書

忽治中名字說

予官御史時聞尚書工部郎中今治中別乘合刺思
憲功名樂善言而與士君子游某嘗望君於稠人中
飄然有玉立雲飛之舉欲願交而未暇也至元壬申
秋得同僚平陽相接如平生懽共事既久愛其材識
通敏廉介有守處心臨政多中事宜殆與曩聞無異
一日請名於予且求其說予曰上古之民林林而生
系出一本聖人見其厥類蕃庶惡夫無別於是因官
因封或勲或守王父之字賜姓氏以明之立名諱以
識之表德業以貴之又以性有剛柔進退好惡之異
而寓抑揚與奪之義焉君姓忽氏蓋
父字也世為唐瀚海軍都護府人其國郊於乾允之
間據雲天之雄故其人多沉潜剛克內明而外毅

吾子秉彝竒特超拔倫萃表著於一時豈非能明其
初德而光揚於外者乎傳曰德明惟明其是之謂歟
故以德輝名君而英甫字之蓋英者德之光發見於
外者甫者男子之美稱也吾子以為如何廼書以贈

李氏子名說

故河東連帥李公以忠勇佐征伐建殊績受封河東
蓋三世矣有孫一十四人一日元孫萬戶某率諸弟
相過鴈行至立映照前後與之語挺然有燕雲遼碣
之勁氣吾知其先代之澤淵而未央也次五弟因
求名於余予以謂李氏世以武顯繼武而善可守者
其惟文乎故名之曰嗣文以文叔字之傳不云乎文
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人者莫不有文武

之道焉李氏子其服之無數至元十年歲癸酉前六月十一日予自河解北還過絳書于園池之華萼堂

王氏四子字訓

中丞王兄子初一日因子名而告予曰人之生世貴善良而材用譬夫羊豕性馴而乏可用之資虎豹材逸而無可馴之理唯牛與馬乘服耕播性馴狎大有濟於世故弱息四人取其義名之曰犗犗犗犗善交其為我字之予即訓曰德麟德駉德駉德駉雖然牛不駕習則有破車之暴馬不調御則有泛駕之虞士不學習至踣弛而無所用四子尚涵養其德性修治平其才學異時任重道遠無以襟裾貽誚茲汝父之志也其勉旃毋忽書字訓以貽之

溫總管字說

古人制名與字本以假代稱道因其材而進退之非欲求勝而滋羨也溫生世將家容止雍雅殆素閑於詩禮者嘗攝從戎事及兄之子衣甫勝即以鐵界之時人多其讓一日踵門來謁載拜而請曰初膺字仲傑傑也者智過萬人之謂竊意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且於名理又弗類假而稱之誠有所未安者願先生勗厥初得因名衍義可用以自儆者為禱則所貺多矣予嘉其情實而辭遜卑牧而不自矜也迺以大賢之事告之昔顏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莫之失服膺者能持貯心習以為終身之行用是夫子至與其殆庶幾之數予因為之說曰人心虛明而廣大衆

善畢具惟其人慾靜盡則道心孔昭道心者何四端
用中而已雖然仁為體三者乃仁之用而敬者又禮
之實克已復禮庸焉而入德尤在視聽言動之先惟
其善擇能守從容中道則此心弗曠既有物而且自
則矣傳曰耳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與學禮苟無
其質禮不虛行况乎天姿溫粹樂善而克恭者焉故
敢易傑曰禮以伸敬字之庶幾因名衍義用以加修
者欬然前賢致恭不以聲音笑貌為事欲誠著于中
而蘊篤為實之光氣發於外而粹安和之色道見于用
而極靖嘉之方其事上則忠戰陳則勇與人交則信
將見名實兩得禮容侃侃與大賢同歸異特詩書謀
帥豈唯投壺雅歌而已哉吾子以為何如膺曰意中

事先生能言瑩如是敢再拜受教於是書以為贈

張掾史名說

元貞建號之前歲

丞相伯頽公受開府儀同三司太傅知樞密院事許
開幕置屬於是選擢材雋以崇時望主安定簿張楚
者以掾史進一見即蒙矚昧是歲公以疾薨謝于位
嗚呼哀哉楚追感殊顧懷思不忘至圖公像奉之懇
集賢翰林兩院題讚俾昭蓋代亦采叙哀微辭言念
勳德辭情慷慨義形于色因知楚河東九原人少失
怙恃養於外家徐氏孑然以孤童子從許公度學氣
兒修楚早負幹局甫冠先生以楚訓名是用勉夫修
習俾趨于成今以事為所著者論之可謂樂事大賢

知恩所自以義圖報有始有終者也其在衰俗誠可
嘉尚予乃悚然而器之曰楚今當作礎矣既而來求
其說廼告之曰古者制名皆存義例有像其類而命
之者因其材而篤之者或審其剛柔而抑揚之者或
察其氣焰而取與之者非徒觀羨誇大而已也今予
以汝美在其中用見于外篤實輝光有不可掩焉者
若天氣志堅凝如鉅石出霧洞達無隱既敦固其材
實復砥礪其廉隅方嚴正大莫夫鰲植之下而收任
重持久之効者是正汝之責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
貞吉其是之謂乎嗚呼礎乎其聽之無斃二年丙申
重九日叙說

需用篇

士農工賈謂之四民四民之業在士為最貴三者自
食其力能僚所守時雖弗同固不失生生之理唯士
也貴賤用舍繫有國者為重輕蓋其所抱負者仁義
禮樂有國者恃之以為治平之具也國不為養孰樂
育之君不思庸孰信用之不幸斯道中微我玄尚白
阨窮遺逸隨集厥躬此士之所以遑遑於下而可吊
者也幸有連茹為引用為主張者曰鄙儒俗士烏足
有為也切嘗惑焉謂有用也時不見其所用為無用
也一為時用卓越宏達莫可企而及者烏可以時偶
無用槩有用悉為無用之具哉

國朝自中統元年已來鴻儒碩德濟之為用者多矣
如張趙姚商楊許三王之倫蓋嘗忝處朝端謀

王莽而斷國論矣固雖

聖神廣運於上至於弱

諧贊翼俾之休明貞一諸人不無効焉今則曰彼無所用不足以有為也是豈智於中統之初愚於至元之後哉予故曰士之貴賤特係夫國之重輕用與不用之間耳嗚呼國之所以為國者有其人也今天下之心同然而深惟者天統大開六合同軌及其選一材取一士舉自茫洋無所於可正孔子稱杞宋二邦無足徵證蓋傷其賢既不足文典之傳有不可強而為者復以時務論之今選行於上材乏於下是竄有國者之所當病故唐取士之法歲萬人為率猶三十年可盡況法未備而無所取哉又老成先進文學經制之士舉海內而計之不三數人耳故州郡所謂學

校勉勵修進之方從而無實掃地何有嗚呼儒乎其微至于茲乎斯文在天無可絕之理是恐不止不行不塞不流之意耶然士不用則已如或用之固非一朝可就必須廣學校祿師儒振士氣而勃興設衆科而肆取故得人材輩出以膺文武之選以成久長之業斯則適其時矣任是責者庶聞之油然有蹶於中述儒用篇

吏解

甚矣吏之不學取之無術也紛紜苟且自進自退據其名則正較其實則非而官之形勢衆之情偽習不相遠也故諺曰畫地為圉不可入削木為吏期不對此蓋傷其持心近鄙之之辭也然非吏之性也勢也

今夫一縣之務領持大縣者官也辦集一切者吏也簿書期會之所交錯也利害督責之所相須也鍛煉酬酢日復一日大體細行有不遑顧者少或蹉跌輕則窘折困辱重則榜責退黜吏之為役賤已極矣安得不持其事而逾急欺其心而後語哉或不經事昧於自信聞其名則憎見其人則易意復少忤至忿嫉訾毀不以禮貌相接非也是皆不澄其源而責其流之濁也若使上之人能清心省事一其法政簡而不擾雖有傑黠苛刻急劇苟且之心將安所施哉余故曰非吏之性也勢使然也若從其流而責之所可鄙而傷者甚矣今天下之人干祿無階入仕無路又以物情不齊惡危而便安不能皆入於農工商販故三

尺童子乳臭未落群八吏舍弄筆無幾頤而主書重至於刑憲細至於詞訟生死屈直高下與奪紛紛藉藉悉出於乳臭孺子之手幾何不相胥而溺也以至為縣為州為大府門戶安榮轉而上達莫此便且速也人烏得不樂而趨之嘗聞近代吏之出身難矣由州而吏負由吏負而部掾法律乃筆人材行止舉明有官否則結罪然後考試有司寸步不遺設法既嚴百不選一猶恐中非其人害於而政以今觀之其可鄙而傷者當如何哉且兩漢之世丞相御史下至三槐九棘蔚為名臣者多吏也固必學之有素進之有道初不若此紛紛苟且嗚呼弊極而變變則通此必然之理也然非持衡者孰為立法而與革之哉作吏解篇

民之致訟者多矣未若田誹之未能決也自井地散而為限田限田變而為無法此事端之所由興也又以兵農勢異兩有相犯各持其是而不相下治兵者曰吾軍力之所自出親民者曰吾征賦之所由辦居上者若是為下者將安適從至官諉吏而搏擊吏賂賄而與奪章制蔽欺卒無定論幸有審兩造而克荷者情裁臆斷明同仁一視之公釋累歲積年之弊往往迫於形勢頽後患亦因循而莫之問故僥倖者觀其如此又以彼弱易欺也詒冒敘攘靡所不至甚者損衆益己閔一方之訟必被擾而後已以致幸矣抑滯之氣鬱積於上烏得無水旱之異哉水旱之來又弱者所

先苦歆政能行民之不困也難矣余嘗讀大雅綿之詩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蓋言二邑訟田往正於周及入其境履其庭禮讓之風無或不在二君感而中愧生其固有良心相與罷歸棄所爭為問田自是歸周者四十余國先儒以是為西伯受命之符宜矣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何有其是之謂歟嗚呼三代而上教有餘而法不足兩漢而下法有餘而教不足教不足法猶足治也矧教與法俱至關然者乎民不險而訟也又難矣施於今者宜若何曰惟有明其教一其政立其法于其上然後擇官宣化守其法于下庶幾民志日定而訟者少為之熄矣述田訟篇

秦感李斯之說燔書阮儒以愚黔首故一時豪傑之士醜歿德而耻食其粟者多矣如蓋公盧敖倉海若商山皓皆是也若黃石公者後世獨以鬼物為疑非也觀圯上一節公蓋逆知其災劉將奮非良無以輔成漢業雖然頽祖擊呂政於博浪沙中良之氣固以為蓋世雄傑惜有其材而未至者學耳及一旦相值輒令取履跪進旬日間往返三至先折以禮繼稱其可教特重夫師道之傳抑使動心忍性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也兼奉執履杖弟子之職非有儻慌可怪之事而班固亦以非有贊焉設若良欲神其所遇不過使高帝異其非常平時智計皆自神異復不輕其所授教而已使是公果有其石我已之語亦不過古

人事了徑去剷跡韶光今千載而下仰其高風可聞而不可詰也又嘗讀公遺書皆明哲警抑之道殆黃老氏之精英者也不然胡自托於荒丘礫确而為是僚隱行怪之舉哉由是而觀東坡稱公為秦隱君子可無疑矣距祠東里許有阜曰黃山下有孔穴其巔巨石嵬立土俗相承云公出於此尤為不經云至元甲申歲夏五月余覆灾祠下頽瞻山川慨焉興感書是說以辯云

筆說

燕之筆霜雪頽也勁而莫為屈楚之毫炎蒸之蟲也柔而易為書勁與柔何俟多論獨念夫用之有難易也余以心無所用近集三代已來輔臣相業述調元

事鑑筆為日課資閒中一樂机格間燕楚之材皆具
柔和者易於得字腕不知勞也勁挺者艱於如意手
指既据致牽其臂而為困然不數日燕鋒方練布畫
愈精顧楚產已敗而不任吾用矣予於是乎感焉曰
此何異於相之用人也昔霍將軍子孟欲顯事權利
其庸鄙者相故李蔡石慶王訢揚敞使之充位而已
霍終不聞讜言其族隨敗而無餘唐相蕭嵩亦以韓
休柔易而薦之及其當位持議方剛殆不少撓至有
不意能尔之嘆而開元之政蔚有可觀後之君子居
於人上者正當毋友不如己者可也苟專以庸鄙便
已為心其如邦家何作筆說至元丙戌夏六月三日
也

龜蛇說

己丑歲秋八月癸亥有玄龜丹蛇見于太乙宮之書
院鍊師范君拜拜以禎祥來請予為之說曰蛇虺在
所而有而玄龜不常見一旦踳跚蜿蜒並出而偕行此
又覩之罕也二者化精水火玄武衷甲以自壯靈蛇
搖毒以螫人故古者師必圖形旗旄用先啓行加招
搖於上俾急繕其怒以示禦侮毒暴之戒今六代純
一師奉命醮斗積有歲時豈精誠感格當進作之
際堅勁衆怒俾禦侮警暴陰為之祥邪然禋于彼而
見於符籙所在者豈祭法從出昭其教之本邪不然
皆昭應宮因二物畢至灵宇斯建抑亦壽宮將欲復
增光舊物此為有開之先蚤邪吾不得而祥也作龜

地同出說冬十月三日書

牛生字說

全閩鉄官屬吏曰牛生者東平人世儒家尚氣義好
刀劍或欲之雖千金不恡聞余名甚喜通謁未拜予
曰汝非文星者乎唯而不敢當吾自壯歲亦以論文
說劍為喜今雖耄氣習未除也遂與談古今劍器雄
雩雌縵者數品至有所未聞而未見者若歆吐燕趙
勁氣而來吳越之清風也已而懇請曰星之表字走
有所未安幸憲使與易而淬礪之因謂之曰維南有
斗不可以挹酒漿然經緯昭布天之至文也昔龍泉
下泮紫氣上鬱張雷識之得二者於幽圉之下嗚呼
一物之靈有如是者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
焉夫物猶能以氣而上達人固當以文而致昌其以
文昌字之可也牛生其勗哉毋怠於是書以為贈

米少尹名字說

人之性有生而即敏者有學而後明者要之生而開
敏者為上習而成性者次之劍倅米君燕產世為西
域人性開敏樂於為善掌憶其兄中丞丁多故際衆
無異議中外稱其善良予過劍浦米來求名因訊之
曰聞閩者生其善心顯其可踐迹也內不先開英何
為而蒙故字之曰英甫兼汝年方壯功名昇來若能
以乃兄為法篤其良心踐其善迹是不負天性幼成
訓夫閩之之義也英甫其勉旃庚寅九月十二日書

於南劍廳事

孫韃郎名字說

六藝以射為重三代所以觀德而貢士也故男子始
生懸弧矢於門俾射上下四方示有事於他日也元
孫韃將生之夕緇戎晉人杜庚以竹箚五十遺余疾
庸去而韃生其開先慶璋名逐生來之兆為不偶然
者昭昭矣今生十有八歲姿妍靜學習頗嚮方訓名
象德不即開先之祥而用之將何求故以竒名之而
以君貢字焉亦因饋命鯉之義迺告之曰雲夢之行
天下之美材其采而貢之者將達之於王庭脩夫射
宮大用以明擇士之道其為物豈不重哉然矢之為
矢必須辨陰陽相傳助矯揉以端其行選文彩以煥

其羽管堅銳以利其鋒鏃而後可以洞遠而捷鵠不
然雖公佗養由之伎且將不吾取矣於戲竒王氏由
農而士嗣志讀書迨於汝蓋五世于茲吾老矣其所
以望於汝者端重持其中和場接於外不使一毫怠
墮之氣設於而身以之效用致遠而光大

先世之業小子竒其服之母教至元壬辰秋九月十
二日少中大夫祖父秋澗老人訓示

叔父後

谿題示

訓汝諄諄意竒文見廼翁洞堅威可大棲鶴體須中
既應開先兆當知矯揉功遠期邊近効羽夾看摩空
樂全老人說

昔太史公傳貨殖以素封而名家甚夥然富而好禮

享所有而全其樂者蓋亦鮮矣林氏系蘇門望族君
玉雖治產時逐處心遠大資之以發其身者良有足
取為人志明而氣銳樂賢好客教子孫讀書頌一事
不肯屑屑出入後通都大邑居奇貨儉羸羨掉臂於
陶朱猗頓間千金之產有過而弗觀者至親近名士
大夫風雨寒暑奔走不避如鹿菴顯軒二大老愛其
疏通知變皆欵與其進遂資藉子仲先為時聞人故
好事之名高出行輦達官時貴踵接於門者無虛日
家則藏書有閤園外思親有亭植佳花釀名酒客至
則擊鮮為具賓醉而後已窮年而不厭也今年七十
有五視聽聰明行步加健飲啖如五六十人既富而
壽壽而安安而能享承家有子純孝而特達釋負有

孫善繼而克荷歲時謙喜朋簪四盃兒孫滿前奉觴
拜壽樂融融也一門之中百順空集何其秉之厚樂
之全且見其禮義之生於家也予以世姻故游最狎
因舉曾有慶謂子仲曰若廼父克享所有以齒以德
拔古人之例宜易名以顯異之若等以為何如曰謹
唯命遂以樂全老人目之異時瞻喬木禮高年使誥
雲絢彩爛焉盈門是將望於若子若孫者未必不張
本於斯耶已而子元未請其說於是乎筆以為贈歲
壬辰至元廿九年履端日書

劈正斧辯

斧斲蒼玉為之長徑九寸有幾鉞之刃滿六寸頰下
畧齟齬之中堅厚二寸強龍首呀吻嚙于口作兩段

吞谷膠與刃通以柯貫之上以雙螭螭冒其端下以
玉束瑄承其竅華潤緻密無微疵可適神兵凜肅真
秘寶也且斧者黼也黑白二色相次故以水蒼玉象
之三代之制云兵刑喪祀用之飾怒以賜殺執之以
統列示威以啓行而已今則天子正衙朝會命冕執
中立以劈正為義莫究所從來然法物變易多自孤
隋李唐因之有不能廢焉者歟又制度追琢以近代
工較之非隋唐莫之能作豈劈正之論權輿於二代
間邪嗚呼斷之為德至矣昔孝成以優游不斷漢鼎
遂傾憲宗知惟斷有成淮西克平是既續於裳繪於
衣織于冕畫于冕今復植立以肅正朝古之人納君
於正去邪勿疑寓德威於物以將其果殺者俾無或

王氏冬藏圖說

忽也垂戒之義深矣至元癸巳春三月廿六日因閱
寶借御史商璉修撰魏必復觀於侍儀法物庫偶憶
近歲夢先師命予賦朱下玉戚詩今日適與神物會
遇所謂嗜慾將至有開必先者也作劈正斧辭

夫出處語默君子固由其中然造物者不無意於其
間也適事殷之時引之靜處使遠其咎人意若中有
所惜我可忽其所事哉曰事謂何靜而積學以俟夫
動而有為也傳不云乎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
則何以哉况苒苒而來我悠悠而過心放而不思其
求學雜而不至於毅坐靡光景日就衰謝則曰人不
我知時不吾用其為惑也亦已甚矣今將叔放豚以

入其笠屏吾雜以絕其害朝焉而經暮焉而史經則
 所以端吾體於中史則所以驗吾用於外且為久之
 所不能久補旦之所不足要本先定力以固窮終精
 思以求道貫夫六藝之旨而醅酢乎事變之末者如
 斯而已矣至於無益之談不切之務昏怠之氣過分
 之思合俗徇情微逐挑達一日三秋之戒廢日廢身
 之喻又見夫左箴右銘做其敬之末莊心之所不力
 也嗚呼昔孔宣父稱顏氏子其殆庶幾豈非三月不
 違其仁乃優入聖域之要也歟予嘗求是心渾然無
 間於一時之久者無他政自敬與義夾持動與靜交
 相養故也若夫冬者歲之一時猶夜之所當息也又
 易曰艮其趾時止也雖止止不終已而湏其所止者
 也至元廿四年丁亥陽月朔日云

度曲說

敬齋李先生晚年以歌酒自娛既老雖不復而清猶
 獨至每與耒輒持空杯令門人鬻生放聲長歌以導
 歡暢或不如指先生以已之所得教之遂執其手而
 高下之使視焉以諧其節奏雲起雪飛窮蹙而後已
 公亦黷然也丁亥冬十月八日飲李氏新寓偶及分
 竹歌節信生士達仍為發此冲冲然殊有所適昔孔
 宣父與人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焉又漢人倒蓄聲
 樂唐之士夫皆有音學由是而觀歌之為藝亦未可
 輕也先生以材德主盟斯文六十餘年予總得一拜

履其及過元氏先生墓章已宿何先賢風流蘊藉不
容多得也如是可勝嘆哉吾特書此異時會與商之
鄧君相值於光風霽月之前拊掌談笑中郎之文采
風流不無騁騁於眉睫之間也士達其志之又從而
為之許曰我觀夏禮杞固不足徵兮吾道綫如賢猷
日已零兮斯文未喪其將孰為興兮噫

中說

聖人垂教千言萬論獨以中為天下之達道者天體
如是也且天地周圍三百六十五度而南北二極揆
上崧高乃天之中心也故定極焉然後天地位而萬
象則其法焉故過則為差不及則氣不能成歲折而
中半二九一十八則度之數又稱停不偏矣人出

於兩間受其中以生是謂之理理者仁義禮智之謂
由是觀之聖人之為教所以因其材而篤焉舍是何
以為物何以為則故董子有言道之大原出於天其
斯之謂歟於是述中說至元戊子端午日雨中書

命說

姬仲實者名思誠真定靈壽人幼業儒兼該陰陽氣
數之學今年四十有九以耕稼歸隱孤虛取名非本
也至元二十五年自趙過衛將還裕之方城縣合河
鄉之新居為予作一日之留得略談三命之理知姬
之所得絕與眾人不同其法大抵取先天二氣五行
萃合一處以盛衰偏枯克陷扶助就其胚胎截長補
短互相乘除度其造化虛實得中與否然後斷其衰

旺成敗何如耳且謂予身自乙巳至甲辰兩運極安
靜得壽垂老若無疾恙予莞而謂曰所獲多矣尚何
冀云又云人不富貴者若有學問即與享用者同樂
又曰品秩入格局者極難因說賤庚即今大運見在
乙巳巳中闇戊人皆以破官者戊也然戊居巳若
無力不妨姬曰不然只為戊字居巳無力故官氣不
旺何則日居丁郊火取月壬子為水丁之官子却為
卯相刑尅使壬子散漫卒不得用若戊土建旺即成
涯岸其水自可浮舟楫潤物類今年歲君雖是戊子
戌旅寓於子非土之正位亦不克助燥開歲巳丑用
神戊辰皆土恐却得扶藉作內作外皆獲助益蓋
上下氣體皆順故也又以六壬占得一課其名見幾

初傳功曹次傳從魁末傳天網中間所有動靜不涉
虛妄其占云功曹者官府之吏長起發其事者也從
魁氣母之杓斟酌與奪是大人之主斷者天網即斗
之標係從而贊輔者也謂如杓有梃用柄自然來隨
將來所應多是武秩文用在今歲窮臘來春孟仲間
其事可驗門下自未占决無似此課皆順無逆有成
不妄也幸切記勿忘時歲八月十二日甲子未刻事
也因念遠凶近吉君子之恒心故數占而不厭惡直
喜諛世俗之常態多願聞而受愚至有求其所不可
得避其所不可免中無蔽志一聽於卜神亦不為之
占矣且不測者陰陽之神也孰為細人寡聞者可得
臆而度思彼妄意受愚者是特疏釋一時之隕獲耳

苟非理之所在義之所當行者其抒憤警俗虛高務
悅之說君子雖聞之而弗由也然所以見其彼之云
云者試以吾之所在而當行者且念夫彼之殊異於
衆人之所謂者果孰得而孰失哉作命說

金從革說

予嘗侍坐於丞相史公昭文先生談歲序攙搭之
說不爾四時不續歲功不成開府以未之聞而喜甚
繼以鼓鑄事語予曰汝知夫金之從革乎工人搏沙
為範力甚疏弱以金燬烈之氣寫而就器彼樣度之
圓方文章之緻密頑雖絲髮之微其脉絡縱橫莫不
克滿爛然可觀有非人力所能然者何則方金之在
鎔也猶氣之氤於範圍間也彼燁燁融融揚彩委質

既為之氣盖有無不者所謂氣不周者是也予
以晚進學淺尊卑勢殊有所聞不敢質其所從來後
乃知據易說莊解而云其敷言甚翫縷也以今思之
為予而發者多矣予平生疏直強項氣少不入下而
於世每奇而不耦先生以不屑誨之盖先說欲學者
紬繹其道貴夫造之深也後一說以變化氣質為先
欲澄治粗厲俛就夫氣之中且和也此豈唯予益實
於世教有補患夫後學者深矣因追錄前言述從革
說馬氏子處禮世治家氣清而志學來求予訓辭特
書此以貽之

古文今文難易不同說

訓誥誓命等文體固不同要本聖賢以尋典明天理

本人情統群心而已然古今辭文有難易相反者先儒論難終未明了以予度之書之為策須史氏潤色隱括既出衆手性異好尚學有深淺才有高下筆有強弱而辭有澁易故也九峯疑其勝女口傳者偏記其難孔壁後得者返為平易反覆究說似遠而泥謂如尹之訓賢君也當深而易庚之誥民庶也當易而深又周書五誥契牙詰曲叮嚀委曲有不易曉者此無他一繫夫當時人情勢有不得不然者更值夫史氏之尚奇者一向艱澁韜其幽光以成噩噩灑灑之體耳蔡氏復以紀實難工雅詞易好為辯是亦主其措辭為言然不礙此恐杜後來者詳說使學者躍如求於耳目聞見之外也

商魯頌次叙說

韓陳二生問魯繼周頌商次魯頌之後何居余曰三百篇皆周詩魯則列國蓋周之胤裔僖公又魯之賢君天下無王蕩蕩板板而周禮盡在於魯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賢諸侯不與將疇歸恐亦書終以秦誓繼之之義也若商頌次之魯上殷周之先代前後不叙意者孔子殷後又當斯文之主那等樂歌皆成湯高宗盛烈其聲其靈赫赫濯濯如此為子孫者刪次之際偶得是篇於大師可忽而不錄仍附于後以終其弦誦之意恐或然歟

百獸率舞說

百獸率舞先儒皆無明文所以然者豈上世四靈在

郊樂與天地氣應故幽則神和於上明則物和於野
正緣史官形容四靈等瑞以見其氣和之至且如唐
明皇舞馬止是一時教習即能驤首振鬣銜杯上進
應樂節不差况聖人教化極和感發動盪上下同流
信及感若有自然而然者予故曰獸之率馴盖實有
之非溢美辭也不然則鳳凰來儀亦可為疑了

電說

陶晉卿說獲嘉縣今年五月初雨電為灾其大如杯
拳桑葉折無餘及多拔大木有提去百步者如此
凡一十八村其可畏也予曰天地間無別物只是陰
陽二氣交感而已雨露霜雪如常者天地和恒之氣
也唯其弗和致有此異盖陰沴乖戾之氣從中脅而

成之其大小即隨所感輕重而然木拔與去此是伏
陰搏陽而奮木適與值遂突而出之耳氣盛物微吹
而去之氣散自墜于下予二十歲時行共山道中望
羊角風自西南來蓬勃方數百畝吹駕大枿於塵空
上者數十株正此同耳申豐云雨雹山有冰不藏藏
無棄餘所致且一歲山谷間陰積不釋者若一一截
之庸能既乎又遺堅志說有人雨過山行忽拔至間
其陰靈用力過而自絕倒者是皆齊東野人之語

士當教子說

予嘗疑士大夫多不教子求其情而不得乃臆為之
說曰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學者有牛毛麟
角之嘆其成難也如此豈謂是歟且以已况之攻若

茹辛焦心勞思積數十寒暑之勤僅得猥列士行否
者將何所冀哉故徃徃多不以所難強其所不能寧
從彼好使易為立身耳然螺贏最虫之微者尚能負
頓蚿振羽而祝之曰類我類我况人乎彼或不賢為
父兄者固當擇其師課其力誘之掖之俾極其所進
之方果鞭而不前然後隨其所樂以畢父兄之責此
吾儕當然之理也然自非下愚不移天下無不易之
俗人無有不變之資只在夫發藥者如何耳為子弟
者至此日當愧耻無地心憤口悻勉立志節人十之
已百之人百之已千之若恐不及為心又使昏惰之
氣不設於其身可也

先君亦嘗有言曰民士為重學有成高出一世如其
無成不衆人若委而棄之此何足以有為是則賢不
肖其間不能以寸孟軻氏之言責固不為過矣又父
兄不能以視長在一旦衰謝覩彼之子孫若是之高
我之門戶如此之卑家聲曰替世業一空幾何不嘆
息而悵悵於斯也近一素宦以家學授其子三俱有
所立尚以未登仕版至告人曰吾死目且不瞑矣父
母之心天下一也况其所業未就學幸得而不自強
才可進而乃自書其為父母者安得其心不攸困者
哉作士須教子說

周景王大泉說

世之嗜古者多尚鼎鍾鼎鍾徃徃偽出古而真者莫
錢若也燭簿晉卿好古泉而得大泉五十者改之譜

籍蓋周景王所更大錢大夫單旗諱之以為不可者是也其形徑一寸二分其重積十二銖今則半兩也以歲月計之自景王迄今幾二千年矣其文與周郭肉好精緻堅凝略不為之齧蝕信哉前代制作後人有不可企及者嗚呼陶子其寶之無數安知無被箴杖策踵門而未丐者乎昨日歸卧春露堂既覺適筆研在初偶為書之覺體中不佳拂拂然從筆端出去矣至元二十四年秋七月丁酉戲題

賈兔說

伊川先生見賈兔云此亦可以畫卦或者曰何謂也余曰物盈天地間皆從氤氳一氣中未所謂萬物一太極也卦之畫一陰一陽而已兔亦具其二者之氣耳見兔亦可以畫卦蓋謂有此理耳故又曰不特龜馬之顯著者馬

二馬圖說

明昌初西夏國母病章廟遣尚醫往治愈之獻名馬回謝一日進御以試良德即旋馬上怒命太僕驅去窮日力斃之未夕往返馳五百餘里嗚望天慨振頭長鳴若無事然自是以一骨當御今觀此二馬毛鬣駭異黃門飛鞚迅若游龍豈非當授轡之初耶嗚呼馬臣類也食三品藟豆直立內伏一鳴則默之矣其或撮靡為心取媚於上以速見知皆非馬之德也然則馬之為如之何而可曰有受策服勞不有其力以服芻秣之恩庶幾或從王事無或有終之義也作

二馬圖說

稼齋說 崔文字文卿

稼齋者府從事崔君之自名也求余以隸書冠於卷首余曰渠年少氣銳方馳聲膺仕以調議理務為事何以稼為豈起家隴畝揭焉而不忘其本邪豈食貧口衆祿不足以代其耕邪豈仕不為貪動久而思其靜邪曰崔氏世居任平導有田廬近在郊遂與城居不殊其靜僻殆谷耕林隱也性傲自海上罷官西歸脫煩鞅謝人事即若者數月冲然大有所適方夏之初三農在田耘耔底蹟予開軒卧治觀良苗之懷新有田畷之至喜及夫多稼雲如薨之彌望奄觀銍刈偃然觀崇墉之積膏豐年之歌動高廩之諫田里熙熙

熙物情交暢以已之樂而為衆樂因衆之安而為吾安是乃平昔明農私有所得於此也其為稼也不亦宜乎余曰四民之分各有攸業而進莫禁於仕退莫安於農仕則思吾所當安而明夫學之用也農則安吾所當遇而樂其身之適也若當仕而農將貽老農吾不如之鄙當稼而仕恐涉大易知進知退之譏然進而懷靜退之心不猶愈於退而存不已之念也與崔君其艾服官政進進而能先求其所當安而安之而後思已之所安是亦先其所憂而後樂其所樂之意也作稼說以貽之

李郎中二子名說

郎中李侯正卿有子二人俱教之讀書從劣孫問學

其勉勵資藉之者甚力其長資頗篤厚次則侶涉輕
俊然奉若父命周旋唯謹一日請訓名字於予迺告
之曰古人立名命字取義多端俱不若酌其才性優
劣就為教誡而抑揚之取為親切夫篤厚者必藻之
以才華所以彬其文質也故其長用質命名而字之
華甫輕俊者須濟之誠實所以備其材德也故次者
名之以俊而誠甫字為嗚呼二子今而後當克制其
偏勝濟養其不足以造夫中庸之域他日立身行己
不致有過不及之差庶克荷汝父平昔提誨之責尚
佩服之母教

初民四子名說

汴梁士人祁祐之治生而不求富樂善而不近名尊

賢好禮教子讀書意在亢宗起家介司計揚敬夫求
名字其四子子謂為善好學積累能文則協氣感發
其興也勃然如水之淵渟滙瀉一旦洩溢騰而為雨
霧降而為川流有不期然而然者析氏子誠能勉力
進備則於志成美其庶幾乎故其名與字皆以水
命意焉澤字潤甫淵字濟甫源字湜甫濤字
浩甫嗚呼小子其聽之母忽

王從事李明子說

今之都城兵馬指揮即前世執金吾職也其從事王
李明父正之余之故人也以通家好出拜其子詢夫
小子頗涉流俗即其命意以連僧易之因求訓誨迺
告之曰汝祖少從西菴楊叅政

學蒙相忠王公辟克

凝滯於物博俎士大夫間風流蘊藉以通才稱惜乎
竟老州縣汝父夙蒙中丞王西溪提誨持身從政不
失舊物時命不偶優游常調然在相衛故家間屈指
可數夫家世之隆替係子孫之賢否欲其才賢讀書
修業而已在我者既盡達則身立名揚光昭世緒窮
則不失為善人吉士此理之必然小子其服之母戮
石抹氏子名字說

大德庚子冬秋澗翁步入文殊東院主僧量示予木
鏤瑞像一龕何精妙也詢其孰作曰汝南監郡石抹
君之子也為人端整白首辭語灑灑有章天性機巧
不待師授而能今年三十有三始筮仕入京師既而

介僧印未謁言辭容止與向間脗合因語之曰籍
世資何出之晚耶答曰叔父國用從征交趾供給者
四年母老侍疾持服_者三年茲皆家艱非細故也今
觀光上國而名字未立將何以稱呼於朋友間幸內
翰先生顧卹為之訓誨曰勉夫志之所立焉迺以貞
命名用世亨字之夫雕鏤刻畫特潤身之一技汝當
志其遠者大者傳曰貞固足以幹事又曰何天之衢
亨誠能貞正以固其德幹敏以運其用以奮揚亨衢光
昭先世之業迺所以望於吾子也其聽之毋忽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六

田

田

